

奇俠傳

陶君起
著



潞生
1934

奇俠別傳第二集目次

第十六回	(雙鴛侶避難走荒原 一俠士解圍殲強寇)	一
第十七回	(埋雲澗衆寇受鏢傷 積玉莊群雄尋酋首)	一六
第十八回	(別摯友豪士迎親 殲賊盜俠女救難)	三四
第十九回	(雲中人單身敗衆虎 海底蛟百騎獲羣雄)	四九
第二十回	(計重重清晨攻峻嶺 情脈脈良夜訴衷腸)	六六
第二十一回	(薦名捕衙中授計 飲佳釀酒後遭擒)	八五
第二十二回	(脫縲絏俠士鬧燕京 殲追騎巾幗奪魚艇)	一〇七
第二十三回	(逢故劍羣俠投水寒 起姦心二寇死黃沙)	一二六
第二十四回	(訪人傑水寒肆游說 敗名捕山莊施勇力)	一四三
第二十五回	(綰同心敵人成良友 明大義俠客拯飢民)	一六三
第二十六回	(追山寇莽漢墮牢籠 救蛾眉英雄入虎穴)	一八二
第二十七回	(國棟倒取萬花山 荀忠暗伏毒龍口)	二〇一
第二十八回	(俏倩霞荒山鋤巨慙 勇雲飛通衢雪深隴)	二二四

奇俠別傳

第二集 目次

二

第廿九回

(楊大貴假意留賓)

黃子肅真心救友

.....二四七

第三十回

(海水滔滔群雄破浪)

雲山渺渺俠士留踪

.....二六五

第十六回

（雙鷺侶避難走荒原 一俠士解圍殲強寇）

話說雲飛與曹氏四虎，李明，齊雲標，李建龍，胡文孝，何文玘，何文埏，何文瑜，何文琳，秦元培，秦元琦，朱冒，聞江等十七個朋友，引三百餘殘軍，奔回莊院，纔到惡虎莊前，大家都吃一驚，只見滿莊牆上都是官軍旗號，光欽氣得腦門都幾乎破了，大喝「奸詐狗奴，怎敢襲我莊院，……」喝聲未歇，只見莊牆上轉過兩個人來，正是王達范義，背後隨着五十餘個莊丁，和一百多個官兵，王達范義見了光欽，一齊大笑道，「曹光欽你既責打我們，污辱我們，卻又叫我們守莊，豈非錯了主意，我們如今棄暗投明，已然降了官家，你若再不走開，休怪我們無情，光欽聽了，氣得暴跳如雷，手指二人罵道，「背主的奴才，還有臉來見我，快些開莊，饒你死罪，……」王達斜着母狗眼，拍胸脯笑道，怎麼沒有臉見你，開莊啊，今生休……」一言未歇，卻哎呀一聲，眉心早中了雲飛一石子，仰面跌倒，光欽大喜，范義大驚，方要回身請官，「射箭放槍，雲飛又喝一聲，范義耳根上也着了一下，撲地倒了，莊上官軍，都嚇得往後倒退，光欽便叫攻莊，何文埏忽叫道，「不好，追兵來了，」光欽手下莊丁，已是驚弓之鳥，一聽此言，左顧右盼，一個個心神淆亂，光欽道，「一不作，二不休，衆弟兄休要賴唐，助我與官軍決一死戰，」雲飛急止住道，「大哥，我軍此時銳氣已挫，再戰時，徒送衆朋友

與兒郎們的性命，」光欽道，「賢弟所言雖是，但莊中還有我的眷屬，並且邱仁兄何五弟的靈柩，也在裡面，我怎能丟開不管，」光銘道，「駱兄機智絕人，必然有謀，大哥不可固執，況且嫂子與弟婦們，都懂些武藝，一定不會遭着毒手，」光欽只得應允，雲飛急請曹光銳與胡文孝朱冒闢江何文琳何文瑜秦元培秦元琦，傾二百莊丁繞過莊子埋伏，又道，「即使那厮識破，也教他不敢小覷我，」正說着，嚴唯明大軍已到，光欽把頭巾扯下來，擲在地下道，「我死也要宰了你這厮，」言罷拍馬便奔嚴唯明那嚴唯明勒馬大喝道，「曹光欽聽着，你此時巢穴已失，快些下馬投順，衛輝府山高水低，由我承當，」光欽罵道，「你這混淆黑白的狗奴，國家大事都壞在你們這夥東西身上，還叫我降你，」嚴唯明大怒，把手一揮，孔華潘亮魯明謝剛吳嵩陳厚王江黃壽，八騎馬一擁殺上，這壁廂，曹光鉉李建龍李明何文玘何文璉，與光欽連忙敵住，雲飛方要與曹光銘齊雲標也上前幫助，猛抬頭惡虎莊牆上，轉過一員將官，接着莊上的烏槍大銃，乒乒乓乓，的打下來，雲飛見事不諧，叫聲快走，領莊丁便往莊子西北跑去，曹光欽等也且戰且走，跳出圈子，繞莊而逃，嚴唯明且不進莊，只留下潘亮王江在此，自領全軍只顧追去，纔轉過莊子，就見雲飛等都放慢了馬匹，緩緩而行，遙望前面土阜後，隱隱有些旌旗閃動，嚴唯明知道有詐，不敢深追，卻也不退，只在這裡停住，觀望動靜，雲飛看見，對光欽道，「此人真正不弱，我只望他看出埋伏，不再追趕，誰想他仍舊不退，我們被他牽制

住，老大不便，」李明道，「何不依着曹大哥的計較，和這廝們死鬥一場，」雲飛急道，「李兄休要亂作，我自有道理，」說着勒緊繮繩，提了大刀，便往嚴唯明馬前跑來，曹光欽等出其不意，都吃一驚，光銘道，「大哥休驚，我料駱兄必有計策，」於是這裡諸人，俱凝神無語的看着雲飛，嚴唯明見雲飛不走，反而迎上來，也是不解，只將長槍舉起，準備廝殺，只見雲飛馬還未到，左手忽的往上一揚，跟着顆石子，箭也似飛來，嚴唯明急把槍來隔，當不得那石子圓滑異常，抹過長槍，正打在嚴唯明鼻子上，鮮血迸流，跌下馬來，孔華急挺刀上前死救，陳厚謝剛等也一齊接應，官軍大亂，光欽衆人，喜出望外，方要驅兵掩殺，雲飛已回馬擋住道，「快走，快走，」光欽等忙撥馬轉去，又命人到土阜後知會曹光銳胡文孝等，合在一處，官軍只顧救援嚴唯明，無心追擊；雲飛等走了三四里路，光欽忍不住問雲飛道，「賢弟既然打了那領兵官，爲何不反身殺去？」雲飛笑道，「小弟爲我們脫身起見，纔用了這個無賴着，只求他們暫不敢來追，如果真的殺過去，那廝們不會又作一回困獸之鬥麼？」光欽恍然道，「賢弟端的料事如見，只怪我起初不肯聽賢弟的話堅守，以致遭此大敗，……」正說着，已走到枯樹林邊，光欽登時歎道，「人事滄桑，端的可怕，前四五日我還在此處追擊翟授楓，不想我今天也作了敗軍之將，雲飛方要用話來勸，只見林子裡有人探頭探腦，雲飛大喝道，「那林子裡有人，大家仔細。」李明再也按捺不得，下了馬便奔那林子，雲

飛光欽那裏叫得住他，朱冒怕李明有失，也下馬跑進林子，雲飛又請齊雲標引三十個莊丁，進林去接應，不一會卻引着一夥人出來，曹氏兄弟一看，頓時大喜過望，光欽叫道，「娘子怎的同弟婦秦世兄都在這裡，」雲飛聞言把目光射去，只見光欽的娘子杜夫人，光銘的娘子阮夫人，光錫的娘子藍夫人，光銳的娘子閔夫人，都騎着馬，持着兵刀，後邊隨着的一簇人，多一半是婦女，都是曹氏的親戚，和衆莊丁的眷屬，又見秦洪保也引着三十餘人，抬着兩口棺木，正是邱良與何文瓚的靈柩；不禁大喜，又聽那杜夫人對光欽道，「你與衆位叔叔出了南門以後，忽有一隊官兵來攻北門，秦世兄便與他們相持住，後來不知怎的，那王達范義糾合許多人，在莊中放起火來，我情知事壞，急與弟婦們商議，收拾些細軟，聚集諸位戚友，和莊丁的家眷，開了南門，先出莊去，然後我便與弟婦引莊丁重復進莊，去救北門，恰遇見秦世兄領人逃轉來，告知我北門已破，王達等降了官軍，秦世兄又命人取了這兩口棺木，和我們一起繞莊而走，我回頭看我們莊子，已插上官軍旗號，又不知你與衆位叔叔的生死，心裡十分難過，秦世兄引導着便來到這樹林中，猛聽得林外有人聲，我還以爲是官軍追來，差人探看，誰料卻是你們，」光欽等聽罷，又是憤恨，又是歡喜，光欽便一一的安慰了衆親眷一番，這時那夥婦女中有個老婦，熟視雲飛多時，忽叫道，「你老人家可是駱恩公麼？」雲飛看那老婦時，認得正是秦洪保的老母，急下馬上前相見，秦氏兄弟也上前給秦母道驚，秦

母卻只管絮絮叨叨的與雲飛敘闊。雲飛一面敷衍，一面對光欽道，「我們還得快走，既然無處存身，只好先到武家堡暫住，以求再舉，」光欽道，「真是的，武峻前去攻城，也不知成功與否，這般說還得快去，他若不在莊中，我們安置好家眷，就須前去接應，以免官軍回去夾攻他們，」說着催衆人便往武家堡行去，不多時已離武家堡不遠，卻聽得殺聲震耳，兩軍正在混戰，雲飛大吼一聲，與衆人齊往官軍旗號處殺去，那孔華顧昌，奉了嚴唯明秘令，繞道來攻武家堡，與武峻袁瑞等，已苦鬥了這半日，如今怎禁得雲飛等夾擊，於是節節後退，轟然逃散，武峻會着雲飛光欽，又喜又愧，忙着一同所以，光欽便將與官軍對敵失敗的事，告知武峻，武峻聽了，咬牙切齒的恨道，「這場事都因我辦事不力，以至於此，」雲飛忙道，「武大哥不必說了，要論禍首罪魁，還是在我，曹大哥若不因爲我，又怎能與翟授楓反目，不與翟授楓反目，官軍又怎能前來尋事呢，」光銘在旁搶着說道，「駱兄你又來了，翟授楓要不害邱仁兄，我們弟兄也不肯和他破臉了，」雲飛武峻聆言，已不禁笑了，武峻便請衆人一同進莊，安置好了衆女眷，方纔坐定，武峻又將自己的拜弟袁瑞，與住在這裡的幾位朋友，孔天盛，孫繼祖，龍剛，給雲飛李明等介紹了，雲飛一聽孔天盛三字，心裏一動，便問道，「此位孔兄，可認得孔天太孔大哥麼，」孔天盛撫着小髭忙答道，「那不是別人，就是家兄，大哥曾在何處會過，齊雲標便將雲飛在梁銘粹家中，結識孔天太的事，告知孔天盛

，孔天盛十分喜悅，正談着話，莊丁又來報道，「現在莊外又添了無數官兵，盡力攻打，」光欽驚道，「真不料這領兵官如此厲害，只不知這厮喚作什麼，」楊鏘道，「既是衛輝城來的，莫不是叫什麼嚴唯明嗎，此人是山東河南一帶名將，無怪大哥著他道兒，」光欽憤道，「難道我就甘心受他欺毀麼，」雲飛忙勸道，「我們銳氣已挫，只宜堅守，」武峻道，「倘若官兵再調大軍前來，我們孤莊也難久守，……」李建龍道，「如此看來，河南我們是存身不住了，小弟倒想起一個去處，」說着又向雲飛道，「小弟不是曾對大哥說過，山西楊大貴仗義疏財，我們何不去投奔他，或者得遇機緣，也未可知，」光欽皺眉道，此仇未報，怎擦得下這口怨氣，並且武賢弟爲我失掉了這般基業，人非草木，怎麼過意得去，」袁瑞叫道，「此二層大哥可以不必憂慮，常言道得好，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何在一時，至於我們弟兄與大哥心腹相交，赴湯蹈火，入地升天，死而無怨，大哥又何必介懷，」光鏐道，「只是我兄弟與武兄威名夙著，如果携兒帶女去仰人鼻息，豈不吃人笑我們沒志氣，」雲飛道，「我們現在只求離開河南，等到了山西，再相機行事，也還不遲，」楊鎮道，「我們這麼多人，又領了七八百個莊丁，四五十位眷屬，走起路來，不怕人疑作盜匪，堵截阻攔麼，」雲飛還未答言，光欽也道，「我也是這般想，」雲飛哈哈笑道，「大哥端的健忘，上次獲得那些官軍服色旗幟，不是武兄携到此地來了麼，如今正好拿來扮作官軍模樣，遮掩旁人眼目，」光鏐道，「

不過我們扮成官軍殺出莊去，嚴唯明那賊看見，不會通知各省邀擊我們嗎？」雲飛大笑道，「二哥好獸，我們殺出去時，先不要裝扮，姓嚴的看不見，又怎能通知別人，」武峻聽了喜道：「此計大妙，」光欽也佩服道：「原來駱賢弟在先已預算下此計，真的是眼光深遠，」衆人聞言，也越發敬服雲飛，到了晚間，各自安歇，只請齊雲標楊鋼胡文孝何文玘孔天盛五人，輪流到莊上守禦，次日武峻便忙着拾掇財物，雲飛又道：「此番出走，有家眷隨行，便得分隊行走，以防不測，」衆人稱是，於是便將衆位朋友，分作三隊，武峻，曹光銘，胡文孝，李建龍，何文瑜，何文琳，孔天盛，朱冒，開江，領前隊，雲飛與楊鋼，曹光銘，李明，秦元培，秦元琦，孫繼祖，龍剛，在後策應，其餘諸人與光欽袁瑞居中，保護老小，三隊各領三百莊丁，那邱良何文瓚的棺木，也夾在中隊，布置已妥，齊雲標忽向雲飛道，「師弟你那柄祖傳剛刀，可在身旁麼，」雲飛笑道：「不勞三哥惦念，小弟當官兵圍曹兄莊子時，已把他順手插在身後了，」說罷伸手向後一撈，已從背後抽出一把冷森森的剛刀來，「齊雲標這纔放心，光欽見準備停當，便大叫一聲道：「布置既妥，我們就走他娘，」喝罷，衆人重整精神，先後殺出莊來，嚴唯明身負創傷，不敢迎敵，令官軍讓開一條去路，雲飛等急忙殺出，嚴唯明急令顧昌孔華，與衆將在後追殺，惡虎莊武家堡衆人，無心戀戰，奪路而走，只剩下雲飛，拼力攔禦，官軍卻只是不退，那吳嵩陳厚魯明謝剛黃壽，倚仗人多，將雲飛團團圍住，雲

飛施起神威，那柄大刀，舞得人頭暈眼花，黃壽稍爲失神，被劈兩半，吳嵩衆人大怒，拼命來敵，不移時，謝剛陳厚又倒撞下馬，一命嗚呼，魯明驚得魂飛天外，撥馬欲逃，又被雲飛砍於馬下，那吳嵩那裡還有魂呢，一個筋斗蹶在地下，早到一十八層地獄，給閻王老子挖煤去了。顧昌孔華見雲飛如此勇猛，不敢窮逼，引軍自回，雲飛脫身，飛速趕上，光欽等人，一齊往山西進發，等出了河南境內，便穿上官軍服裝，打着官軍旗號，袁瑞又偽造了幾張公文，那龍剛心思靈巧，善於雕刻，便假剔了幾種印信，印蓋在公文上面，聲稱奉命剿捕賊盜，居然免去許多麻煩，在路非止一日，又已冬去春來，這日來到太原府境內，天已黃昏，光欽雲飛，令莊丁們扎起帳篷，四周撒上刺黎，大衆休息一會，各自安睡，只留下李明引二十餘人守望，內中惟有雲飛，翻來復去，只是睡不着，便悄沒聲兒的爬起來，換上便服，趁着李明等背衝着他，沒有留心，順着帳幕，溜將過去，縱過刺黎，向西北方飛步走了一里多地，纔放慢下來，抬起頭來看時，只有幾點暗淡的星光，挂在天邊，左方一帶黑森森的樹林，陰闇中挾有鬼氣，端的令人胆慄，信步又向右邊走了幾步，瞥見白茫茫的一條小溪，擋住去路，雲飛止住脚步，仰視天空，默默的出了會神，那前塵影事，又一一的在腦中盤旋洄溯，就在這時，那左邊林中，忽的燈光大明，還夾雜着人聲，雲飛不願再惹麻煩，見溪邊也有一棵大樹，便飛身躍上樹梢，往下張望，不一會便見有兩個黑影，踉踉跄跄的奔到樹下，雲飛

是練就的目光，雖在黑夜之中，還能辨別人物，當下往樹下仔細看時，卻是一男一女，在下寫到這裡，暫且讓雲飛略歇一歇，先講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有一處大村落，這村中有一所最大的莊院，主人姓魯，名叫正忠，家財萬貫，稱得起村中首富，夫婦二人，只有一個兒子，取名仲卿，那仲卿生得機警異常，聰明絕世，並且還有一種料事如神的本領，那正忠夫人姓許，有個妹子，嫁給同村一家姓林的住戶，丈夫早已亡故，僅留下一個女兒，芳名露妍，生得如花似玉，玲瓏嬌小，林母雖然孤幃獨守，但看着這活潑潑的女孩兒，也不禁略展愁顏，那仲卿與露妍，自幼兒便在一處玩耍，十分融洽，天真未漓中，已蘊着一種神聖的愛，等到年齡漸長，露妍留心看那仲卿，愈覺得品貌出衆，胸襟廣大，便不由得垂青起來，仲卿既得了美人的青睞，益發努力上進，魯母林母也早暗地裡交換過意見，簽定過公約，所以眼看着這一對未來的佳兒佳婦，說不盡的歡喜，不料好事多磨，正在這幸福之花，剛剛茁出了一點萌芽的當兒，忽然這榆次縣闖來一大夥流賊，這村莊也使遭了劫數，衆村民呼兄喚弟，竟子尋爺，一個個分頭亂竄，魯林兩家，也棄了莊院，隨着村人逃難，不幸有幾個不成材的賊兵，不去搶掠財物，搜括油水，卻殺人殺得高興，追上這一大夥村民，逢人便砍，衆村民自相踐踏，沒命奔逃，那仲卿一回頭，不見了父母等人，心中驚慌，纔要停住脚步尋覓，卻被衆村民潮水般的擠來，不由自主的被擠出老遠，好容易離了那夥賊兵，纔放慢下來，仲卿身

子得了自由，放下手中的包袱，左右張望，更找不着父母的踪影了，正在着急，忽覺得身後有人扯他的袖子，仲卿回頭一看，卻是露妍，只見她秀髮蓬鬆，淚痕滿面，嬌怯怯的立在自己身邊，仲卿急問道，「妹妹可看見姨母與我的爹娘麼？」露妍搖首道，「我嚇得昏了，一轉眼就不見了你們，沒奈何東西亂走，直到此時纔看見你，卻不知姨父姨母，與我的娘在那裡，」仲卿急道，尋又尋不見，此地更不能久留，如何是好，「說着略爲沉思了一會，叫道，「如今只有一個方法，仗着我身邊還有幾十兩銀子，不曾遺失，這包袱裡也有一百多兩銀子，和幾副首飾，先同妹妹往太原府去投奔我姑丈那裡，安插下妹妹，我再去找尋我姨母，或者我的爹娘與姨母已往那裡去，也未可知，」露妍抹乾了眼淚道，「如此全憑表哥做主，只是我的娘不會遇着什麼危險麼，」仲卿道，「吉人自有天相，我想不至出甚麼危險的，」兩人商議定了，辨了一辨方向，便取路往太原行去，路上雇不着車子，只好步行，幸虧天氣溫暖，不覺寒冷，仲卿又體貼着露妍，每日只走十里路，走了數日，已入了太原境內，這日經過一個樹林，天已向晚，忽聽林中有許多脚步聲，並且夾雜着笑語道，「老尙，你看外面的那個女子好不好……」話未說完，又聽一個粗聲大氣的人笑道，「你管人家好不好，看她則甚」又聽先說話的那人笑道，你難道不知我們莊主要娶位姨太太嗎，我們現在四處尋訪美女子，訪着就要娶的，……說着那足音漸近，仲卿露出不覺一怔，回頭一望，只見林內轉出一大簇人，爲

首一個獐頭鼠目的，看着露妍嚷道「好的好的，跟着跟着，」仲卿露妍都大吃一驚，洒開腿便跑，那大漢大怒道，「好小子，那裡去，」拔刀要追，却被那獐頭鼠目的攔住道，「老尚不要動粗，前面便是我們莊子，諒他們也跑不脫，只是務要活的，」那大漢依言，領着衆人拼力追去，再說仲卿與露妍，沒命的向南奔逃，但是露妍究竟是個纖弱女兒，又加着受了意外的驚嚇，如何跑得動，仲卿雖然機警，卻還是個公子哥兒，手裡又提着包袱，所以跑了一會，兩人的腿，都有些不聽使喚，天又昏黑起來，路徑又不熟悉，仲卿心裡十分着急，明知被那夥人追上，決無善果，不過表面上卻不得不勉強鎮定，去安慰露妍，正跑着，忽見前面路上透出些兒燈光，跑到切近，卻是一個小小人家，仲卿對露妍道，「我們先到這家暫躲一躲，倘若不成時，我和你都休，」露妍這時，只有顫抖着嬌軀，含淚點頭的分兒，仲卿急上前叩門，接着有個婦人聲音問道，「誰呀！」仲卿道，「落難的人，不幸遇着強人，望乞奶奶賜個方便，」裏面笑了一笑，那門就呀的開了，猛的一股亮光，耀得兩眼生花，仲卿仔細看時，瞥見一個胖大的婦人，擦着一臉的胭脂鉛粉，樣子十分凶惡，手裡拿着一盞燈，來照二人，方要開言，仲卿急了，便從身邊取出二兩銀子，塞在那胖婦人手裡，那婦人手裡掂了一掂，泚着黃牙，又笑了一笑，便讓二人進去，重新關上了門，纔進了屋子，就聽外面咚咚的打門，仲卿露妍嚇得戰戰兢兢，婦人出去，又問是誰，只聽許多人嚷道，「王大嫂，我們莊子裏姨

太太，被一個野小子拐走，莊主命我們四外追趕，那兩個可在你家裏沒有，」又聽那婦人道，「沒有，沒有，可是方纔我聽見有腳步聲往東跑去，」外面說了句打擾，便一擁的去了，仲卿露妍這纔放下心中的石頭，忽聽一個老婦聲音問道，「媳婦，是誰打門，」那婦人道，「沒有人，你老人家睡覺罷，」老婦咳嗽了一陣，又寂然了，那婦人這時取出兩床床舖蓋，向二人擺手道，「沒事了，你兩位放心吧，」說着就引二人到另一間小屋裡道，「地方太小，兩位別亂委曲一夜，」仲卿連連稱謝，那婦人又提了一大壺開水來道，「兩位用茶，」仲卿起來謝了，那婦人便一屁股坐下，向二人問長問短，仲卿只是一味含糊答應，露妍怕那婦人的惡樣，祇閉了俊眼，那婦人坐了半晌，便起身自去安歇，仲卿低聲對露妍道，「天可憐，遇見這樣好人，」露妍也點頭嘆息，仲卿暗忖道，「這幾天在旅店裡住宿，我兩人還不感覺怎樣不便，如今在這一間小屋裏，又只有這一張炕，怎好同床，那露妍見仲卿坐着無語，自己雖是疲倦，卻也不好意獨睡，於是兩人只是閉目養神，猛的聽隔壁有人低聲講話，仲卿心中一動，忙與露妍貼耳細聽，只聽那胖婦人笑道，「婆婆好麼，等一會那兩個睡熟，憑我氣力，一條索子綁起來，明天我親送到洪莊王莊上，不是可以得些賞銀麼，到嘴的肥羊不吃，反讓那貪嘴狠他們，現現成成的去領賞請功，不是虧麼，我看那小子的包袱很是沉重，莫若便留下來，給您老人家和我作兩件棉衣，」又聽老婦也笑道，「原來如此，等一會就可以動手了，……」

「仲卿露妍聽了大驚，仲卿道，『險些兒又遭毒手，那婆娘很是有力量，還是逃罷，』說着便與露妍躡足出房，又輕輕的開了院門，跑到外面，正是慌不擇路，一直跑去，露妍方纔已經力倦筋疲，此刻咬着牙，掙扎着跑了一會，又跑不動了，面前一帶黑森森的樹林，沒有一點兒光亮，仰面看那天空，如同蒙了一層黑幕，道路又是坑坑不平，仲卿只得扶着露妍慢慢前進，忽的林中燈火大明，仲卿叫聲不好，拉了露妍向南邊跑去，只聽有人喊道，『兀那兩個黑影不是他們嗎？快追，』語聲未絕，便有黑忽忽一大堆人飛也似趕來，二人纔跑了幾步，又見前面有條白茫茫的小溪，擋住去路，那小溪流水很急，露妍登時泣道：『表哥，都是我害了你，我也不逃了，』又叫道『母親啊！女兒今生再不能見你了，』說罷向着溪湧身便跳，仲卿慌忙扯住道：『妹妹快不要先輕生，就是逃不脫，也死在一處，』話未說完，那些人早已趕到，火光中那大漢大喝道，『那裡走，快些留下雌兒，那獐頭鼠目的在後叫道，『老尚不動手更待何時，』那大漢把刀一舉，惡狠狠向前便闖，一聲斷喝，從那溪邊大樹上，跳下一個人來，手中持一柄寒光四射的剛刀，擋住那漢，那漢大怒，挺刀便砍，雲飛哈哈大笑，舞動剛刀，力敵那漢，仲卿大喜，扶着露妍，立在溪邊，藉着火光看二人賭鬥，鬥了半日，雲飛大喝一聲，剛刀起處，那大漢的頭，已骨碌碌的滾到水裡，衆人大驚，舉棍輪刀一擁上前，將雲飛圍住，雲飛那有功夫與他們爭鬥，一個掃堂腿，只見那些人哎唷哎唷，接連

倒地，雲飛一刀一個，不移時那二十多人，都作了無頭之鬼，那獐頭鼠目的，嚇得動彈不得，被雲飛趕上一把揪住，喝道：「你這厮叫做甚麼？」他道：「我叫高升，不干我事，都是貪嘴狼幹的，……」說着忙又改口道，不，不，我說錯了，我原叫貪嘴狼，都是這大漢幹的，……」雲飛大笑道：「分明是你幹的，」說罷從地上拾起燃着未熄的火把，拉了高升對仲卿道：「是這厮起意要害閣下麼？」仲卿定了定神，忙上前謝道：「足下拔刀相助，解我二人之危，此恩沒齒難忘，」說畢便將所遭的事實，述了一遍，雲飛聽完，目注高升，高升早嚇得變了顏色，雲飛喝道：「不必裝腔，你那該死的主人，名喚甚麼？」高升道：「我主人姓洪名叫大奎，就在這裏檀玉莊居住，他手下的人都着實厲害，他的勢力也大，無人敢惹，你老人家看主人面上，饒了我吧，」雲飛冷笑了兩聲，又問那大漢姓名，高升道，「他名叫尙甲，是個綠林中人，……」雲飛聽到此處，就喝聲住口，又道「你這厮拿洪大奎來恐嚇我，我偏不饒你，宰了你再和他講話，」言已順手一刀，早將高升高升了天國，那手中的火把已盡，又重複檢起一根來，仲卿露妍就火亮中細看雲飛，更覺得天神一般，不由得又上前稱謝，詢問雲飛姓氏，雲飛通了姓名，又道：「二位既與堂上失散，可到小可營中暫住幾時，以後再儘力命人尋覓三位老人家，」仲卿道，「怎奈表妹卻是女流，與貴友們一同居住，恐怕不便，」雲飛道：「小可營中各友，原有女眷，小姐光臨不妨事的，」仲卿不好固辭，欣然